

# 遗憾与惊喜

周国辉 59届高中

去年夏天回国探亲旅游，短短两个月，却经历了一悲一喜两件大事，令我印象深刻，迄今难以忘怀。悲的是痛失了与我分手五十六年的恩师见上最后一面的机会，留下了终身的遗憾；喜的是意外见到了阔别六十年的另一位恩师，不禁喜出望外。真是悲喜两重天，让人感叹世事的无常。详情容我慢慢道来：

自一九五九年秋我从位育中学高中毕业，至去年整整五十六年，我从没去拜访过当年的班主任张嘉荃老师，其中有不少主观的原因。一是毕业那年的政审给我带来的心理阴影，至今挥之不去；其次是我毕业后被分配到上海的远郊南汇县一个农村小镇的中学内，自觉低人一等，因此极少回母校看望老师和联系老同学。仅在十年动乱期间，记得是一九六六年夏秋之际，我回沪偶然路经襄阳南路与复兴中路口时，远远望见恩师张嘉荃老师被红卫兵剃了阴阳头，而在大暑天却不得不戴着一顶绒线帽，遮住参差不齐的短发，低着头匆匆地向母校大门口走去。在当时红色恐怖肆虐的年代，我也自身难保，更没有胆量上前去招呼或安慰恩师几句，只能在心里默默祝祷她能挺过难关，没想到那却是我与恩师的最后一面。

张老师除了担任我们高三（2）班的班主任外，还教授化学课。她讲课重点突出，条理清晰，板书严谨规范，实验准确安全，很受同学们欢迎。上课时她不苟言笑，操着一口糯糯的无锡方言，尤其动听。而课后她则笑容可掬，平易近人，对班上每个同学，不论出身好坏，或是成绩优劣，都是一视同仁，关心爱护。对我因为家庭成份不佳不得报考一二类大学，而必须重填志愿分入师院体育科的境遇，她作为一个普通的中学老师，也无能为力，除了安慰我要正视现实不要消极，争取在进入师院后再设法换专业外，还把她正在师院体育科就读的外甥女尤赐圻介绍给我，要我进了师院后，若生活或学习上遇到困难，就及时找她帮忙。正因为有了师姐尤赐圻的关心与帮助，才使我能熬过两年自己并不喜爱的专业学习，顺利毕业。又在师姐的推荐下，我还成了上海师院广播站的播音员，并与她组成搭档一起播音。她不但教会了我如何操控广播器材，选择合适的音乐素材，还在语言朗读技巧上给我不少帮助，为我以后在语言朗读的教学实践上不断取得进步，打下了扎实的基础。而这一切也是恩师悉心安排的结果，让我终身难忘。本想去年一定要登门向张老师道谢，并顺便打听一下师姐的近况。岂知我到沪后，惊悉恩师刚于几周前因病去世了，而我也痛失了向恩师道谢的最后一次机会，悲催之情油然而生，更为自己优柔寡断的性格而深感内疚。而今只能默默地祝祷恩师，能在天堂欣喜地看到她的学生们，如今都工作顺利生活安定，并会永远铭记她的谆谆教导，用自己的知识与能力造福人类，以此来纪念她。

回国后的第二件事却是一件大喜事，九月中旬我刚从西安华山及湖南张家界旅游回沪，即接到原高三（2）班老班长谭树杰先生来电，他告知我当月廿六日下午一时，在长宁区文化艺术中心，原位育中学的朱瑚老师将要举办他九十四岁的个人画展及《富春山水图》长卷首展，这个消息真让我大感意外，又惊又喜，惊的是朱老师能以九十四岁高龄举办个人画展，这在全国画坛也是罕见的；喜的是年逾古稀的我还能见到阔别六十年的恩师，这种机会也是十分宝贵的，因此我们这批他的老学生商定一定要前去为他祝贺。

记得一九五三年我刚考入位育中学初一时，朱瑚老师就是我们的音乐老师，他也是老班长谭树杰先生当年初一甲班的班主任。当时每周仅两节音乐课，所以与朱老师接触不多，但我对他的印象颇深，一是因为他的身材高高瘦瘦，站在讲台上犹如玉树临风，乌黑发亮的长发向后梳得整整齐齐，一对炯炯有神的眼睛时刻关注着每个同学。二是他高亢嘹亮的嗓音更吸引了我，每次他教歌时，我就盯着他的喉头看，因为他的喉结很大，突出在皮肤下，每当他示范演唱时，喉结就会随着歌曲的旋律上下跳动着，煞是有趣，令我印象深刻，至今难忘。当时我才是个十二岁的少年，好奇心特强，总想搞清楚发声的奥秘。从小爱唱歌的我也参加了学校的合唱队，“少年先锋队队歌”（由原中央音乐学院院长马思聪作曲的）是我们每次演出必唱的歌曲，朱老师每次都为我们的演出认真地伴奏排练，并担任演出时的指挥。初中时朱老师音乐教学的熏陶，也为我以后走上音乐教学道路，打下了扎实的基础。但是当我升入高中时，朱老师却在学校中消失了，我们都不知道他去了何处。时至今日我才知道他在五七年，与我父亲一样被错划为右派，开除了公职，下放到浙江桐庐农村劳动改造。但他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专业（他是一九四五年上海美专毕业的），仍在

朱先生和我在老师的画展上



艰苦的条件下，孜孜不倦地钻研艺术，积累素材，提高素养，最终在九十四高龄还能举办《富春山水图》长卷的个人画展，真是我辈终身学习的榜样。

九月廿六日下午一时许，我与老班长等七八位老同学相约去为老师的画展揭幕祝贺，当我们提早赶到番禺区长宁区文化艺术中心时，只见展厅门前已人头攒动，熙熙攘攘，热闹非凡。我们位育中学老学生送的大花篮，与其他单位及个人送的花篮，从大厅一直排到门口，场面十分壮观。画展是由上海市美协及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政协等单位联合筹办，并由长宁区文化艺术中心协办的，那天到场祝贺的嘉宾亲朋约有三四百人。朱老师站在门前，容光焕发应付自如，热情地接待着来自各地的新老朋友。年逾九旬的老师，仍似当年一样，身材挺拔，精神矍铄，头发乌黑发亮，神采奕奕，动作敏捷，说话声音还是那么洪亮高亢，看了真让人高兴。我挤过人群紧紧地握住朱老师的双手向他祝贺，并激动地对他说：“朱老师，还记得我吗？我是您六十一年前的学生，还是一个您真正的嫡传弟子啊！”朱老师露出疑惑的眼神，我接着告诉老师：“您是我的老师，我也在中学执教了二十九年，您当年教我音乐，我走上工作岗位后，也通过自学成了音乐老师，并被评评为中学音乐高级教师，1990年移民美国后，在“华特迪士尼世界”的“明日世界”主题公园的中国馆内，担任专职的美术师，为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在工恤上画龙画马画山水，这也是，继承了您的衣钵啊！”他听了非常高兴，并与我合影留念。在我们这批老学生与朱老师合影后，各界代表都一一上台致词祝贺，当年的学生代表上海外语学院的窦晖教授也代表我们老学生上台祝词。在朱老师致过答词后，大家鱼贯而上到二楼展厅参观，画展室外长桌上还准备了一些饮料点心，供大家选用，气氛非常温馨。

展厅内展出了约三四十幅朱老师近年的作品，有水彩花鸟写生，也有工笔国画扇面，而其中的重头戏，是一幅长约十三米的水墨山水长卷“富春山水图”，它如实地记载了闻名遐迩的富春江两岸秀丽的风光及人文景观。真可与当年名画家黄公望的国宝级名作“富春山居图”媲美。发源于皖南山区的新安江，流经浙江省，最后由钱塘江口流入东海，而其中由富阳至杭州段称为富春江，是全程景色最美的一段。而富阳正是朱老师的故乡，这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朱老师怀着一颗热爱家乡的赤子之心，以九十岁的高龄，爬山涉水，亲自走遍了富春江两岸，画了几十幅的写生，积累详细的资料，如实地记录了富春江两岸改革开放后，城乡发生的巨大变化和如今崭新的面貌。依江而建的每座古城名镇，两岸的青山翠竹，江上的渔舟渡轮，江边的行人车马，都被朱老师的画笔忠实地摄入画中，不同形态与动作的人物栩栩如生，整个画面气魄宏大，场面壮阔构图严谨，呈现出廿一世纪中国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观众看后无不击掌赞叹，均称此画可以入选吉尼斯世界记录。我用相机分段拍下了这幅长卷，还录了像，回到美国后，还常常拿出来欣赏或向亲朋好友介绍。

在参观结束后，我们几位老学生向朱老师提出一个要求，希望能去他的家乡富阳一游，亲身领略一番富春山水的神韵，并请朱老师为我们提供一些信息。朱老师马上一口答应，并热情地表示欢迎我们去看看，而他一定会事先与当地的政协联系，安排接待我们。果不其然，一个月后，老班长谭树杰、上海外语学院的窦晖教授及由美国回沪的戴宗瑾先生与我一行四人，应朱老师的邀请，结伴乘火车抵达富阳，在朱老师的故乡玩了三天。一下火车，朱老师早已安排了他的好友当地文化名人骆吾林先生驱车前来迎接，并住进了

富阳政府的招待所。以后的三天，在骆先生的全程陪同精心安排导游下，我们游览了富春江上最著名的景点——严子陵钓台、纪念“富春山居图”作者的黄公望公园、三国时吴国国君孙权故里、富阳区的鹤山公园等名胜古迹，还乘坐游船饱览了富春江两岸秀丽的风光，而沿途所见美景，正如朱老师长卷中所描述的一样分毫不差，可见朱老师对艺术执着的追求。这种锲而不舍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着实让我们晚辈钦佩，更值得我们学习。我们更登上了骆先生家附近的鱼山，在山顶茶庄内品茶观景，居高临下可以俯瞰富春江北岸的富阳、杭州及江南岸的萧山绍兴等城市。远眺秀丽的富春江，犹如一条银色的项练，把沿江的每个城市象珍珠般串起，挂在富饶的吴越大地上。我们拍了不少照片与录象，如实地记录这三天难忘的朱老师故乡行。离开富阳回沪前夕，朱老师又托骆先生送给我们每人两大盒富阳的特产一豆乾，情深意切不忍谢绝，回到上海一打开礼盒，一股浓郁的豆花香扑面而来，又让我们回忆起三天难忘而愉快的富阳行，真是托了朱老师的福。

今天，我们在大洋彼岸，遥祝老师健康平安，永葆艺术青春，为家乡为人民创作出更多更美的画作。写完此稿时，我又接到上海老班长谭兄的电话，得知朱老师的“富春山水图”长卷已被富阳博物馆永久收藏，让子孙后代都能欣赏到这幅旷世巨作。我们期待着朱老师百岁画展的隆重举行，一定不远万里，飞回中国去祝贺。



富阳一游